



李达妇女解放思想探析

汪信砚 袁 雪

摘 要：李达在把唯物史观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妇女解放思想。他认为，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是私有制，妇女受压迫的实质是阶级压迫，因此，妇女解放运动必须同社会运动结合起来，必须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废除私有制、建立新国家；中国的妇女解放问题有其特殊性，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尤其要与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相结合，与国际无产者领导的解放运动联合起来；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这种自由全面发展当然也包括妇女的自由全面发展，而这也就是妇女解放的真正实现即妇女的彻底解放。

关键词：李达；妇女解放；社会运动；无产阶级；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李达哲学思想的核心是唯物史观，他的哲学探索立足于中国现实，致力于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李达特别注重把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探寻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策略。他认为，中国的社会问题可以分为劳动者问题、妇女问题及准无产者问题。就像对劳动者问题和准无产者问题一样，李达对妇女问题也进行了多方面的考察。他继承和发展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一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经典著作中的基本观点，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妇女解放思想。

从 1919 年到 1929 年，李达的妇女解放思想经历了一个由萌芽到成熟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观，也受到日本、俄国妇女解放思想的影响。李达妇女解放思想的成熟，集中体现在他在《现代社会学》中对妇女问题的分析上。他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运用历史分析和阶级分析的方法，从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等多个角度深入而透彻地探讨了妇女问题。在他看来，世界正处于大变化时期，男女非但不应该争斗，而且应该团结起来，互相帮助，共同致力于社会变革，建立新的社会组织，推动社会发展。他指出，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是私有制，妇女受压迫的实质是阶级压迫；妇女要想改变受压迫的情形，实现自身的解放，就必须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实行社会革命，推翻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

一、妇女解放运动必须与社会运动相结合

在 1919 年的《女子解放论》一文中，李达虽然从唯物史观出发看到了社会经济制度对妇女地位所起的决定作用，也从多个方面论述了妇女解放的条件，但是并未触及到妇女受压迫的根源问题。实际上，从政治、经济、法律上为妇女争取权利，并不能铲除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后来，在《女权运动史》一文中，李达写道：“妇女问题发生于私有财产制度确立之

后,这无论中国与外国都是相同的。”^①在这里,李达一语道破了妇女问题的根源。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是私有财产制度,这是对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关于私有制的确立使原始社会过渡到男性中心社会并使妇女丧失独立思想的深刻理解。恩格斯还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私有制的废除将使男子地位发生很大变化,也会使妇女的地位发生相应变化。李达认为,既然妇女被压迫的根源是私有财产制度,那么,要实现妇女解放,就必须废除私有制度;而私有制是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私有制的废除仅仅凭借妇女解放运动是不可能完成的,必须把妇女解放运动与社会运动结合起来,努力实现社会变革。

具体来说,之所以要把妇女解放运动与社会运动结合起来,有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妇女解放是社会发展的要求,要推动社会发展,就必须实现妇女解放。这个社会本来就是由男女共同组成的,他们在社会的发展中都做出了同样重要的贡献。实现妇女解放,不仅是妇女本身的要求,更是社会经济组织发展变化的需要。李达指出:“女权运动,从主观的方面说来,固然可说是个人主义思想在妇女界发出的思想的革命,而从客观的方面说来,实是使女子适合现时经济组织的社会的改造。”^②虽然妇女问题在私有财产制度确立以后就出现了,但女权运动是在资产阶级大革命爆发后才发生的,也就是随着妇女劳动问题的出现才真正开展起来的。之所以说妇女解放是社会经济组织变化的需要,这是因为,产业革命以后,资本家的工厂需要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下层妇女为了弥补家用,就从家庭事务中解放出来,从事社会的生产劳动。妇女解放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需要廉价劳动力的必然结果。

第二,妇女解放运动是社会运动的一部分,不可能脱离社会运动而独立进行。李达认为,社会运动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依广义解释之,凡一定社会阶级或社会部类,直接谋改良自身生活或间接谋增进自身利益之有组织的运动,皆称为社会运动。就狭义解释之必须被压迫阶级为谋自身解放而反抗压迫阶级之有组织的运动,始称为社会运动。”^③广义的社会运动种类繁多,而在近代史上可以称为狭义的社会运动的主要是有产阶级推翻封建阶级的运动和无产阶级推翻有产阶级的运动。妇女解放运动作为无产阶级推翻有产阶级的运动,是近代史上社会运动的一种,不可避免地要与社会运动结合在一起。在《女权运动史》一文中,李达列举说明了法国、英国、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瑞士、斯堪的那维亚、巴尔干、俄国的女权运动。其中,我们看到,在专制政府的统治下,女权运动受到强烈的压抑。尤其是在法国拿破仑专政时期,女权运动几乎偃旗息鼓,并且女权运动与社会运动的结合受到了惩罚。女权运动与社会运动的结合之所以受到惩罚,是因为统治阶级明白,两者的结合会促进它们各自的发展;而为了抑制两者的发展,统治阶级竭力阻止两者的结合。当然,即使起初妇女解放运动与社会运动的结合受到了惩罚,妇女解放运动与社会运动也是必然会结合的。妇女解放运动也只有与社会运动相结合,才能取得自己想要的成果。

要使妇女解放运动和社会运动都取得成功,妇女解放运动和社会运动都必须达到和满足一定的要求。

首先,妇女解放运动本身应该具有彻底的革命性。李达指出,俄国妇女运动之所以为妇女争取到了解放,是因为“俄国底女权运动与英法等国内女权运动各有不同。英法等国内女权运动,最初在于要来承认妇女底权利。俄国底女权运动却不是如此”^④。当时,俄国的男子与女子同时处于专制统治之下,女权运动最初的目的就是结合同样受压迫的男子,同专制政府和大地主贵族资本家作斗争。俄国的女权运动史可以当作女子的革命史来看,妇女们的运动具有革命性质,并且俄国的妇女运动是男女共同携手奋斗的。俄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一开始就是立足于俄国的实际国情,致力于与处于被压迫地位的男子共同推翻封建统治,故而方能实现妇女的解放。而欧美各国的妇女解放运动,起初只是为了为妇女争取到教育、政治、经济上的权利,并未触及到社会的根本制度问题,因而妇女的解放只是停留在取得一定权利的层面上,并不能获得根本的解放。而且,即使是那些一定层面上的权利,对妇女也具有正反双重作

①《李达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49页。

②《李达文集》第1卷,第147页。

③李达:《现代社会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63页。

④《李达文集》第1卷,第180页。

用。例如,作为妇女运动的成果,为保护女工而制订的法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女工的权益,但也为女工的就业带来了不便,很多工厂主就是因为保护女工的法律而减少了对女工的雇佣。

其次,社会运动也应该具有彻底的革命性。这包括两个方面。第一,社会运动应该是致力于彻底改变社会经济基础、推翻现有社会制度的运动,改良主义的社会运动是不能真正帮助妇女实现自身的解放的。李达认为,解决社会问题,必须探索出这种社会问题弊病的根本原因,然后才能找到彻底解决的办法。如果只图暂时的解决方法,那么永久的解决方法就不能找到。改良主义者主张在维持现有社会制度的基础上,通过改变社会政策来实现妇女的解放,并为此做出了许多努力,使妇女获得了政治、法律上一定的权利。但是,这并不能消除妇女受压迫的根源,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妇女受压迫的问题,也就不能真正实现妇女的解放。俄国的妇女运动是妇女运动与彻底的社会革命相结合的成功典范,一次实现了妇女解放。李达认为“俄国现在已没有妇女问题了”^①,并且引用列宁的演说说明俄国妇女运动所取得的成就:“最近十年之中,世界最进步的民主国中,无论什么民主的党派在解放妇女上,能够做到我们专政后第一年所做事业百分之一的,一个也没有。在我们国内,凡有关屈辱意义的法律,如拒绝妇女底权利,妨害自由离婚,处罚私生子等法律,现在都废止了。”^②俄国通过十月革命推翻了封建统治,建立了民主政府,其在此基础上实行的保护劳动妇女权益的法律才是真正意义上平等的法律,在此基础上实现的妇女解放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解放。第二,社会运动的领导者应该先致力于政治革命,在掌握政权后再来实现经济革命。李达指出,现代社会的经济基础即私有制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所在,要改变妇女受压迫的状态,就要进行废除私有制的彻底的经济变革。社会革命分为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同时进行,社会革命才能取得彻底的成功。经济革命需要较长时间,而政治革命可以一蹴而就。为了拯救受苦受难的人们,需要先实行政治革命,再来进行经济上的变革。“政治革命为社会革命之前提,又为社会革命必经之途径,经济上被压迫之阶级苟不取得政权以改造经济组织,社会革命必无由实现也。”^③政治革命,需要由被压迫阶级联合起来,颠覆旧权力者,建立新的社会组织。政治革命的胜利为经济革命的进行创造条件,政治革命取得胜利后,才能进行彻底的经济变革。

李达认为,政治革命又可以分为资本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其中,资本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在资本主义,它由资产阶级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在社会主义,它当然由无产阶级领导。在李达看来,只有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实现真正的妇女解放。“一九一七年三月革命爆发了。妇女中急进的分子,都加入布尔什维克,主张无产阶级的革命即时实现。”“布尔什维克一举掌握了俄国的政权,建设了男女平等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真正的妇女解放,……竟在劳农俄国首先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妇女解放的关系如何,做女权运动的人们大概可以明白了。”^④

二、妇女解放运动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

李达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阐释了妇女解放运动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领导的原因。李达依据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坚持从经济上分析阶级概念。他指出:“阶级者,社会的生产历程之结果,由生产条件产生而出,因生产手段之分配,及社会人员被分配于生产历程中所构成之社会的系统而生者也。”^⑤依照这个阶级概念,现代社会中的阶级,可以分为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阶级。妇女解放之所以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妇女受压迫的实质是阶级压迫,是有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迫;二是妇女问题的实质是劳动问题,妇女解放的中心问题就是劳动妇女的解放,而劳动阶级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的问题需要由无产阶级来领导解决;三是无产阶级自身的革命性质,决定无产阶级必须领导妇女实现自身的解放。

①《李达文集》第1卷,第180页。

②《李达文集》第1卷,第180页。

③李达:《现代社会学》,第76页。

④《李达文集》第1卷,第184页。

⑤李达:《现代社会学》,第116页。

第一,妇女受压迫的实质就是阶级压迫。妇女受压迫,长期以来丧失自我,其实质就是阶级压迫。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象不是有史以来就存在的,而是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而出现的。私有制度的形成,使社会上的人们分为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男子就凭着经济的权力,创造出奴隶制度,婚姻制度,家族制度,女子就渐渐依赖男子谋生,服从,隐忍,就成了女子第二的天性。于是就有许多圣人贤人出来赞扬这种男性中心的社会,更造出许多男尊女卑的礼教文物来。男子完全成为治者阶级,女子完全成为被治阶级,女子除了做男子的玩物和奴隶以外,几乎失去了存在的意义。”^①妇女被男子压迫,是在男子掌握了社会财富、妇女依赖男子生活即妇女成为无产阶级、男子成为有产阶级之后形成的。男子对妇女的压迫,是有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迫。妇女处于被压迫地位,其生存状态与奴隶无异。“凡是女子所处的地位,无一不在男子的下层。男子好象天神,是主人。女子好比是奴隶,囚犯。”^②妇女长期以来的被压迫是作为无产阶级被压迫,因此,妇女的解放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事情,无产阶级自己的事情必须由无产阶级来领导解决。

第二,妇女问题的实质是劳动问题。在《现代社会学》中,李达将妇女问题分为普通妇女问题和妇女劳动问题两类。普通妇女问题主要是男女平等方面的问题,妇女劳动问题的重心则在于经济问题。“普通妇女问题即妇女要求社会承认与男子享受同等权利之问题;妇女劳动问题即从事劳动之妇女拥护其为劳动者之利益之问题。普通妇女问题以要求除去社会生活上男女差别之待遇为主旨,属于人格问题;妇女劳动问题以要求劳动之解放为主旨,虽同属于人格问题,而其重心则属于经济问题。”^③普通妇女问题的产生,是由于启蒙运动促进了个人意识的觉醒,妇女认识到自己与男子相比地位低下和不能受到社会的尊重,要求与男子享有同等的权利。普通妇女问题属于一种广义的文化运动,所以可以通过在中流以上的妇女指导下进行斗争来解决,但是“妇人劳动问题属于经济问题,故由妇女劳动者主持之”^④。在这里,妇女问题与劳动问题结合起来了,成为妇女劳动问题。所以,妇女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劳动问题的解决,同样地,劳动问题的解决也离不开妇女问题的解决。李达认为,现代妇女解放的重心问题是妇女劳动问题。“故今日妇女运动之趋势,其中心已由中流妇女移于无产妇女,而成为最有意义之社会运动矣。”^⑤正因如此,妇女解放运动理应由劳动阶级即无产阶级来领导实现。在李达看来,由资产阶级领导的妇女运动并不能维护下层妇女的权益。欧洲各国的女权运动往往是从资产阶级妇女运动开始的,而资产阶级妇女运动集中为社会上层妇女谋利益。虽然这种运动也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是,这种集中在社会上层妇女中的解放运动,丝毫没有改善下层妇女受压迫、受奴役的生活状况。他认为,为了社会上多数妇女的利益,妇女解放运动应该由占妇女大多数的无产阶级来领导。俄国的妇女运动就是如此。在俄国无产阶级的领导下,男女联合起来,推翻了专制统治,建立了新政府,实现了妇女的解放,维护了包括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内的妇女的权益。

第三,无产阶级领导妇女实现自身的解放,是无产阶级自身彻底革命性的要求。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就指出,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阶级,是自己解放自己、自己灭亡自己的阶级。李达认为,无产阶级的使命是解放全人类,妇女是整个人类的一部分,无产阶级要解放全人类,当然就要解放妇女。同时,无产阶级领导妇女实现解放是无产阶级解放自身的要求。私有制度产生以后,社会上分为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一直处于经济上受剥削、政治上受压迫的地位。无产阶级所处的社会地位决定它只有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才能使自己摆脱剥削和压迫。无产阶级只有不分性别地把人们联合起来,共同奋斗,才能获得自身和整个人类的解放。作为占人类人口一半的妇女,如果不能获得解放,无产阶级和整个人类就不能获得解放。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解放全人类和实现自身的解放,无产阶级必须领导妇女实现解放。

①《李达文集》第1卷,第146~147页。

②《李达文集》第1卷,第9页。

③李达:《现代社会学》,第127页。

④李达:《现代社会学》,第128页。

⑤李达:《现代社会学》,第169页。

三、中国的妇女解放

与旧的哲学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要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为了改造世界。李达的哲学探索秉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特质,力图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问题,努力探寻中国的出路。作为其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织部分,李达的妇女解放思想是为了解决中国的妇女问题,探寻中国妇女解放的现实道路。

近代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与欧洲国家相比,中国的妇女解放面临着更多的困难和阻碍。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里,中国人民苦难深重,妇女更是受到多重的压迫,有来自封建礼教的压迫,有来自现实政府的压榨,还有来自帝国主义势力的勒索,等等。李达认为,在中国,无论普通妇女问题还是妇女劳动问题都有除世界妇女问题一般性之外的特殊性。就普通妇女问题来说,最突出的是婚姻问题和参政问题。在婚姻方面,中国的妇女依然受封建礼教的束缚,婚姻不能由自己做主,没有婚姻自由可言。在法律上,中国的妇女没有财产继承权,经济上不能自立。中国的妇女教育不发达,妇女极少有服务社会的本领。同时,中国的产业不发达,工商界也不能为妇女提供工作的机会,妇女们被束缚在家庭之内,不能获得所谓的人格自由和尊严,更不用说参政权。而在欧洲各国,女权运动已经为妇女取得一定程度上的教育权、参政权。就劳动妇女问题而言,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侵入,中国农村手工业逐渐破产,农村妇女不得不进入城市谋取生路,但是由于没有劳动法的保护,女工受到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其所得的工钱不能满足自己的基本生活需要。劳动妇女是中国妇女的绝大部分,她们的生活困难,权益无法得到保障。总之,中国的劳动妇女处境悲惨。

在同梁启超和研究系的假社会主义论战时,李达就指出,中国的唯一出路是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群众用暴力夺取国家政权,向共产主义迈进。李达认为,由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中国的社会问题是与民族问题联系在一起的,中国革命兼有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两重任务。中国外受帝国主义的压迫,需要进行民族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中国内受武人政治的统治,需要进行民主革命即社会革命,推翻武人政治,建立维护人们利益的政府组织。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是相互促进的,民主革命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民族革命的胜利有利于民主革命的胜利,民主革命的胜利有利于民族问题的解决。“无产阶级苟得解放,则弱小民族亦随之而解放,阶级隶属之事实消灭,则民族隶属之事实亦必归于消灭;反之,民族隶属之事实消灭,则阶级隶属之事实亦必归于消灭。”^①在李达看来,妇女解放运动是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摆脱帝国主义的统治、实现中国的独立,还是要推翻国内武人政治、建立维护人们利益的政府,都需要进行妇女解放运动。他强调指出,中国社会革命应当从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开始谈起,不然就成了空想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是民主革命的重要一部分,需要和民主革命一起进行。

李达认为,中国妇女要反抗重重压迫、实现自身的解放,必须高度重视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由于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中国的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必须同时进行,妇女解放运动必须同这两者结合起来。只有通过与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相结合,依靠社会整体的力量消灭压迫妇女的各种势力,中国妇女才能实现自身的解放。第二,中国的妇女问题同世界的妇女问题一样,其中心问题是妇女的劳动问题,因此,中国妇女的核心阶级是劳动阶级;要实现中国妇女的解放,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第三,中国妇女要想保障自己的权益,就必须在社会革命之后努力实现劳工专政,建立劳工政府。只有在劳工政府的领导下,建立和健全保护妇女权益的各种法律和制度,才能实现男女平等。第四,妇女受压迫的历史几乎从一开始就带有世界性,中国的妇女要想获得解放,不仅要参与国内的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还要与国际无产者联合起来。如果不与国际无产者联合,即使侥幸取得一时的胜利,“然其结果亦不过脱离甲派帝国主义之支配而转受乙派帝国主义之压迫”^②。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世

^①李达:《现代社会学》,第179页。

^②《李达文集》第1卷,第362页。

界范围内的斗争,中国不可能脱离世界而独立存在,中国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必须与国际无产者争取解放的斗争联合起来,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也必须与国际无产者领导的解放运动联合起来。

四、共产主义社会里妇女的彻底解放

李达的妇女解放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继承和发展,而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是立足于人类解放来看待妇女解放问题的。所谓人类解放,就是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那么,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革命后建立的劳工专政的国家是否能够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呢?对此,李达首先分析了私有制被废除后的社会状态。

李达认为,妇女受压迫的根源在于私有制,妇女要想获得彻底的解放,就必须废除私有制。现代社会的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那么,私有制被推翻后社会将呈现怎样一种状态呢?他指出:“由唯物史观说得推知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变革而进于社会主义社会,由剩余价值说得推知资本主义经济组织必然崩坏而达于社会主义经济组织,由阶级斗争说得推知资本家的生产方法为阶级最后之敌抗形式,而阶级与阶级斗争之必归于消灭。是故社会主义唯一目的,在将私有资本收归公有,而达到此目的之唯一政治手段,厥为劳工专政。”^①在这里,李达根据马克思主义国家观认为,资本主义必然趋于灭亡,代之而起的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劳工专政国家。他还指出,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的经济组织为国家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政治组织为无产阶级民主主义。

在《现代社会学》中,李达对国家与社会作了区分。他认为,国家是私有制的产物,国家的出现以阶级对抗为前提,它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统治阶级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才建立国家的。国家随阶级对立产生,也会随着阶级对立的消灭而消亡的。而社会是不能与国家混为一谈的,二者在诸多方面都是不同的。李达详细分析了国家与社会在形式、范围、生活内容、秩序、行为规范等方面的区别,从而为阐明国家消亡后的社会状态奠定了基础。他认为,只有国家消亡后,人们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平等,这好比是古代社会中的自由平等,但却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自由平等,而是否定之否定后的自由平等。在国家走向消亡的过程中,有一个过渡期的国家。这种过渡时期的国家是劳动者的国家,是实行劳动阶级专政的国家,它能为妇女解放提供物质的、经济的保障。在李达看来,妇女解放包括物质的解放和精神的解放,妇女要谋求精神的解放,首先必须谋求物质的解放;而要想获得物质的解放,就要摆脱资产阶级的资本支配,这就要毁灭掉资产阶级的资本组织。而过渡时期的国家,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它将资产阶级的企业的财产收归国有,采取财产公有、共同经营的经济模式,从而使得妇女解放有了现实的经济基础。

家庭也是私有制经济的产物,私有制被废除后,家庭会怎样呢?妇女解放运动本身是否是对家庭制度的一种破坏?李达认为,一切制度都应该顺应时代的要求、为人们服务。如果一种制度不能满足为人们服务的要求,那么,它就有被废除的必要。即使它不被废除,由于其不再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到了一定时期,它自己也会退出历史舞台。家庭制度作为社会制度的一种,如果不能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同样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妇女解放,对家庭制度来说,没有什么破坏可言。从历史上看,从专门针对妇女实行专偶制起,对妇女的压迫日益变本加厉起来。专偶制的存在,是私有制经济的产物。私有制经济的产生,使得大量的财富集中在男人手中,为了使这些财富传给这一男子的子女,就需要对妻子的专偶制,限制妻子的性自由,使妻子只有丈夫一个性伴侣。对私有制社会进行变革后,大部分生产资料都将变为社会公有。那时,不仅专门针对于妇女一方的专偶制会消失,而且随着生产资料变为社会公有,对妇女进行其他各种限制的经济基础亦不复存在,妇女不必再为金钱而献身。同时,私人家务将变成社会的公共事务,妇女日益从家庭生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更多地参与社会生产劳动。当然,专偶制仍然存在,但专偶不再只是专门针对妇女的专偶,它同时也是针对男人的专偶。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婚姻才能不再以任何经济因素而是完全以爱情为基础,真正的一夫一妻制也才会实现。

^①李达:《现代社会学》,第148页。

在谈到私有制被废除并经历过渡时期的国家以后的未来社会状态时,李达指出,社会学的派别很多,关于未来社会的推测也很多,但是这些推测殊途同归的一点是,未来社会必然是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惟此种自由平等博爱之未来社会状态,非经济进于最高阶段不能实现,故所谓自由平等博爱之社会实即共产社会也。社会进化之极致必达于共产社会。”^①在这里,作为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李达坚信,未来社会必定是共产主义社会,而共产主义社会将会实现自由平等博爱。

李达指出,共产主义社会是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们从自发分工中解放出来从事自由生产活动。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原来,当分工一出现之后,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会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②这样,人们就从以往社会必须维持生计的活动中解放出来,个人无须担心自己衣食住行的需求是否能得到满足,不再受物的支配,摆脱了各种异化的状态。与此同时,人们的精神境界也得到极大的提高,整个社会完全按需分配。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分工所造成的人的发展的片面性将被克服,妇女不会再被缠身于家务劳动,无所谓固定的工作,只需根据自己的喜恶来进行选择。而随着由私有制造成的劳动异化的被扬弃以及以男女之间的支配与从属关系为特点的分工制度的消失,妇女就有了完全实现自己本质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可能性。共产主义社会是将人的本质还给人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里的个人是完全解放的个人,而这种解放是人的自由的完全重新获得。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这种自由全面发展是相对社会中的所有人而言的,当然也包括妇女的自由全面发展。共产主义社会里妇女的自由全面发展,也就是妇女解放的真正实现即妇女的彻底解放。

An Analysis of Li Da's Thought of Women Liberation

Wang Xinyan (Professor, Wuhan University)

Yuan Xue (Graduate,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 Li Da formed a relatively systematic thought of women liberation in the process of combin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 with the concrete realities of China. He considered the root causes of women's oppression was private ownership, the essence of women's oppression was class oppression, therefore, women liberation movement must be combined with social movements, abolish private ownership and establish a new country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Chinese women liberation has its particularity, Chinese women liberation movement especially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and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and it should be united with the liberation movement led by the international proletariat. The Communist society is the one in which everyone will acquire free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course, everyone's free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also includes women's free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and this is the true realization of women liberation and the total liberation of women.

Key words: Li Da; women liberation; social movement; proletariat; the free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 **作者简介:**汪信砚,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教授,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湖北 武汉 430072。Email: wang4376@126.com。

袁 雪,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硕士生。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10&ZD062)

● **责任编辑:**涂文迁

①李达:《现代社会学》,第18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5页。